



编者按 近来,随着《三体》《流浪地球》等影视作品的火热,掀起了人们探索宇宙未来的激情,科幻作品引发阅读热潮。人们为什么需要科幻?科幻作品承担着怎样的社会功能?如何看待科幻中的宇宙视角?中国科幻作品的现状与走向如何?本报独家采访江晓原教授,畅谈科幻作品的价值与启示。

江晓原:不能低估科幻的思想价值

本报记者 李海卉 谭 硕



江晓原

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博士,1999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在国内外出版专著、文集等百余种。

科幻承担的是思考任务

记者:随着电影《流浪地球2》、电视剧《三体》的播出,掀起了人们对宇宙的激情,对科技未来的憧憬,人们仿佛被“科幻的原力”击中了。请您谈谈科幻到底是什么?人们为什么需要科幻?

江晓原:坦率地说,我们国内以前对科幻是有误解的,很多人把科幻看成科普的一部分,而且还把它想象成科普中专门针对青少年的部分。比如说,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类似这样的作品确实有科普功能,但用它来代表科幻作品是非常片面的。

实际上,科幻能够承担起思想的任务,是对科学技术发展前景及其在人类社会应用前景的各种思考。这些思考有很多是和人类社会的伦理、法律、道德有联系的,所以很多科幻作品其实有非常深刻的思想内容,这些内容显然是成年人更应该思考的事情。

记者:这些和科学技术有关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在别的类型作品里做思考呢?

江晓原:表面上看似乎也可以在其他类型的小说或者电影里思考,但有很多问题,如果没有科幻给你建构好一个故事框架和一个场景,直接思考那些完全脱离了现实、虚无缥缈的事情,会让人觉得不合时宜。科幻作品通过建构一个故事,营造好一个场景,在那个场景里故事的发展是有逻辑的。比如说,考虑要把地球从轨道上弄走,这样的事情在《流浪地球》的故事框架里它是顺理成章的。

科幻有很重要的社会功能,而这些功能以前普遍被我们忽视。至于科普的功能,我觉得那就是科幻的一个非常小的部分,但这不应该是科幻追求的目标。

记者:科幻作品还有什么功能和独特价值?

江晓原:随着“科幻十条”(指《关于促进科幻电影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颁布,意味着我们对科幻的认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已经认识到了科幻除了科普之外更多的价值。

科幻具有预见功能,在科幻作品中,我们尝试着展望未来,预先看到某些状

态,它对科技发展的预见功能是在的。

科幻作品拷问人性,刘慈欣的作品就喜欢拷问人性。虽然几乎任何一种文学作品都可以拷问人性,但科幻作品是通过科学技术的应用来拷问人性,这和其他类型的作品是不一样的。

我一贯强调,科幻的思想性是最重要的,是对科学技术的使用前景进行思考。现在能够被我们看成经典的那些科幻作品,几乎都有这个特征,都有很深的思想性,比方说《黑客帝国》《银翼杀手》(2001:太空漫游)等。

记者:科幻对科技发展有推动作用吗?

江晓原:我个人希望科幻有这样的功能,有这样的作用,但是从历史上看,以往的科幻作品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没有呈现明显的推动作用。

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容易想当然,其实就连最自恋的科幻大师自己说起来也乏善可陈,比方说阿瑟·克拉克的《太空漫游》四部曲,写了30年,他自己多次说它里面有预见功能,明明他的作品是非常有思想深度的,但他自己从来不提这些,却老提他对科技的预见,实际上这些预见是微乎其微的,完全没什么重大价值。

虽然科幻具有一定预见功能,但世界按照自己的逻辑在运行,到了未来的某一天,你想象的东西终于出现了,你不能归功于自己,说是因为我的想象,所以即使这个东西出现了,这样的因果关系也是难以建立的。

如何看待科幻影视作品

记者:听说您也在看《三体》的电视剧,能谈谈您的个人感受吗?

江晓原:作为一个科幻电视剧,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整体来说水平是够的,但是作为整个故事框架基础的那件事情,显得荒唐,三体人用智力来破坏人类基础科学研究的某些实验,就锁死了人类科学发展的道路,物理学家们就会自杀,这是完全荒唐的事情,这是出于所谓顶级科学家的幼稚想象,也可以算是这个剧的思想性不足吧。

按照我对科幻影视作品的要求,我除了要求它的思想性之外,我还要求它有奇观。我承认有一些思想性不足的作品就是靠奇观征服观众。比如说《星球大战》这样的作品,从思想性来说电影完全乏善可陈,但是它给了观众当时难以想象的奇观,就足够让它成为里程碑了。电视剧《三体》在奇观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表现比较好的是最后的“古筝行动”,把小说中的“古筝行动”具象化了,这样的表现还是很有创新的,值得称赞。当然这也要归功于刘慈欣的想象,那个想象本身就是有奇观的。

记者:电影《流浪地球》给了观众光明的结尾,在您看来,宇宙未来的前景是怎样的?

江晓原:根据当代天体物理学的结论,无论是地球也好,太阳也好,都是有寿命的。任何一颗恒星都是有寿命的,当它走到生命后期的时候,它周围的行星不是被它吞噬,就是在它的爆发中被摧毁。那么,站在人类的立场上来说,我们的目标就必须是星辰大海。最终我们要离开地球,不会带着地球去流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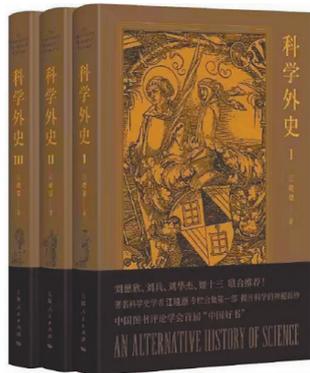
在许多科幻作品里,人类最终都是把

地球扔掉了,人类的文明能够长久延续下去,我们当然只能走向星辰大海去找新的家园。比如在阿西莫夫的《基地》里,不光有宏大的宇宙视角,而且时间动辄就是跨越千年万年,在这样的故事框架中,故事就没有发生在地球上,而是在另外的星球上,在那里延续着人类文明。

如何看待“宇宙视角”

记者:随着国内科幻作品的逐渐发展,科幻作家在用一种“宇宙视角”构筑作品,如何看待“宇宙视角”?

江晓原:“宇宙视角”其实并不是新鲜的东西,在西方以前著名的科幻作品里就有这样的视角。比如说克拉克的作品、阿西莫夫的作品,这些作家是非常自如地运用“宇宙视角”,但是在中国的科幻作家中迄今运用这种视角的人还很少,而刘慈欣是很突出的,他非常喜欢这个视角,所以他的《三体》里确实有“宇宙视角”。其他的作家,如王晋康的一些作品里也使用了这样的视角。



实际上,要使用这种视角确实比较困难,因为它驾驭起来有些难度,在西方也不是非常普遍使用,也就是那些功力比较深厚的人才会运用。人们对《三体》《流浪地球》之所以这么有激情,可能就源于这种“宇宙视角”。

记者:您在作品《科学外史》中谈道:“今日的科学,已经是脱缰的野马,人们对科学技术,早已不是担心它发展得太慢,而是担心它发展得太快,担心它会失控。”您认为当今科幻作家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思考得如何?

江晓原:科幻作品具有人文启示作用,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很多科学技术从业者就一门心思地往前推,恨不得一日千里,就要把它搞得越快越好,甚至不去看其他方面,这样很多问题就出现了,比如说环境问题、能源问题,这些是有约束的。科幻作家们经常在扮演一种警世者的角色。

科幻如何表现“外星人”

记者:人类谈论“外星人”已有数百年历史,各种科幻小说和电影桥段中也多次出现“外星人”。关于“外星人”是否存在、人类为什么看不到“外星人”这些问题,您

是怎么看的?

江晓原:我的答案是“外星人”是可能存在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找到证据。但是没有找到它存在的证据,不等于找到了它不存在的证据。不存在的证据也没有,所以,你当然只能对这个问题存疑。

至于为什么我们碰不到“外星人”,刘慈欣的解释是属于多种解释中比较冷的一种。“大沉默”就是那些超级文明都是沉默的,初级文明当然是找不到的,我们看到的宇宙是被超级文明改造过的,这种解释听起来很硬,思想性是足够的。所以,围绕着“外星人”有无限的想象空间。

美国学者斯蒂芬·韦伯写了《如果有外星人,他们在哪?——费米悖论的75种解答》,书中对“外星人”是否存在、存在形式等给出了75种解答。

记者:关于“外星文明”这个话题,哪部科幻作品表现得比较好?

江晓原:波兰的科幻作家莱姆的作品中设定宇宙中很早就出现了高级文明,但这是早期文明相互之间达成了默契,要瓜分宇宙的资源,并且防止新的文明崛起。这些文明改变了宇宙中的物理规则,或者说他们制定了物理规则。他举的例子之一就是光速,我们知道光速每秒30万公里,它是有极限的,莱姆设想这个极限就是早期文明所规定的,有了这个极限之后,宇宙中其他的文明都没有办法建立联系,无法形成实时沟通交流。

科幻作品应走向大众

记者:您的回答让我们脑洞大开,作为科学文化跨界学者,请您为读者推荐一些您认可的科幻作品。

江晓原:首先我要推荐阿西莫夫的小说《基地》系列,得耐下心,它有11部之多,但这书确实非常好看。另外莱姆的作品也是非常好的,2021年是莱姆100周年诞辰,我们国内出版社引进很多莱姆的作品,他的很多作品篇幅并不大,比如《索拉里斯星》就是一部中篇小说,但他的小说以思想性见长,是非常值得看的。国内的作家里我挺愿意看韩松的作品,韩松的作品肯定没有像《三体》那么好看,但是韩松作品的思想性也是很高的。这三个人作品的风格完全不同,差异非常大,可以每个风格尝试看。

记者:中国科幻小说在20世纪经历了发源、演变、转型并走向成熟的过程。您觉得我们中国科幻作品的未来走向会如何?请您谈谈目前中国科幻作品的现状、不足与下一步走向。

江晓原:国内的科幻作品首先是创作繁荣了不少,出现了大量作品。但是绝大部分科幻作家的作品销量只是在几千册上,跟《三体》完全没法比。

在这样现实的情况下,对我们的科幻作品提出希望,这种希望必然是比较谨慎的。从这些作品看,我们的作家进步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这些作家绝大部分是和国际接轨的,他们的作品里对科学技术的反思也相当普遍,这一点我觉得很好。他们写的作品应该让更多的人读到,让我们对科学技术有更多的认识和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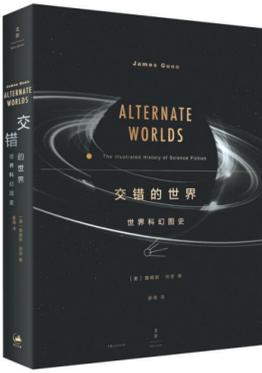
江晓原面对面 扫码看视频

科幻世界 挑战人类想象的边界

胡正坤

提示

《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的作者詹姆斯·冈恩是世界科幻作品研究专家,在这部科幻史巨著里,他以时间为脉络,详细介绍了从史前文学直至20世纪末科幻作品的变化历程,勾勒出科幻小说的千年演变史,显示了现实世界与科幻世界互为推动的生动图景。冈恩为读者解答了“何为科幻小说”“科幻小说又是如何改变了世界”等问题,掀开人类想象力的面纱。



科幻巨作《基地》的作者阿西莫夫曾说,没有任何其他小说能带给你科幻小说的阅读体验,没有任何其他世界像科幻小说中描述的世界那样与众不同,也没有任何其他他危险像科幻小说中的危险那样扣人心弦。

追溯呈现世界科幻演化史

科幻作品研究专家詹姆斯·冈恩在他的这部代表作《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以下简称《交错的世界》)中,梳理出一条脉络清晰的科幻小说发展“时间线”,他把世界科幻的发展历程、各时期的重要作家及代表作,做了整体回顾,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出世界科幻演化史。

《交错的世界》可以说是一部科幻小说图史,但它所展现的不仅仅是插图和历史,作家从人类最早充满想象力的口述故事开始梳理,追溯科幻小说的发展历程,以及科技创新如何改变人类对自身在宇宙中角色的认知。

1926年,美国工程师雨果·根斯巴克首开专业性科幻杂志之先河,创办《惊奇故事》,被誉为“科幻杂志之父”,以他名字命名的“雨果奖”自1953年起正式颁布,时至今日,“雨果奖”仍是世界科幻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奖项。雨果·根斯巴克也是英文中“科幻小说”及其前身“科学小说”的发明者,从他开始,科幻小说有了明确的定义,科幻迷也由此找到了他们梦寐以求

的“交错世界”。

20世纪50年代,以《太空漫游》《星际旅行》为代表的科幻影视作品异军突起,科幻疆界日渐拓宽。冈恩在书中列举:“海因莱茵的《异乡异客》和赫伯特的《沙丘》的广泛吸引力已经为人所注意,阿西莫夫的《基地》三部曲自1950年代初以单行本形式出现后几乎从未绝版过,而克拉克的《童年的终结》已经重印了18次之多。”

现实世界追赶着科幻世界

今天,科技的迅猛发展在把人们的想象变成现实,在《交错的世界》一书里呈现的却是现实世界始终在追赶着科幻小说的步伐。

我们已测绘了火星,我们的机器人探测了火星表面,我们扩大了对宇宙的了解;我们通过互联网,能与地球上任何地方的人保持连线……这难道不是一个“科幻的世界”吗?可当现实世界自以为追赶上了科幻小说里的描述时,科幻小说已如火箭一般飞速进入另一个未知的世界,进入想象的新领地,不断扩张人类思想可能达到的边界。

科幻小说是一种变化的文学,其本身正是变化的最好例证。科幻小说吸引读者的地方就是它永不停歇的创意。科幻小说与科学知识、科技发展紧密相连。知识是处于不断地更新之中的,因此,从科学中获取灵感的科幻小说也处于不断地

创新和转变之中。

科幻世界超越时空的魅力

詹姆斯·冈恩试图给科幻小说下一个定义,指出科幻小说与其他小说类型的差别以及独有的价值。从可以无限期航行的鹦鹉螺号潜水艇,到通过脑电波交流的三体人,科幻小说一次又一次突破人类的想象力。冈恩写道:“伟大的书显然都是独一无二的;假如一部伟大的书能够创造一个流派,或是成为某个流派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么这部书中值得珍视的品质必然是超越时空的。”

刘慈欣为中文版《交错的世界》作序,新版增加了亚洲科幻发展史部分,这本书是一部从科幻的视角写出的科幻文学史。刘慈欣写道:“作为一个老科幻迷和由此成为的作家,我翻开这本书后立刻对自己说:‘哇,他是我们的人!’”原书出版于1975年,2020年中文版出版前冈恩补充了新的章节,将研究的时间线提至21世纪,并充实了亚洲部分,使新版本成为最新的、权威的世界科幻小说史。

詹姆斯·冈恩在《交错的世界》出版前言中写道:“这部书从某种意义上总结了我的经历和我在科幻小说中的发现,我的激动、感悟和对科幻小说越来越深的了解。这是我用我自己的方式表达艾萨克·阿西莫夫在序言中的那句话:‘我爱你,科幻!’”

聊书

进入中国科幻的奇观世界

李海卉

1903年,鲁迅翻译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期望以虚构力量,改变现实。承接这样的文脉下,20世纪末中国科幻小说再次浮出历史地表。2015年,刘慈欣凭借科幻小说《三体》荣获第73届雨果奖,这是亚洲人首次获得雨果奖,也是中国科幻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中国科幻小说的惊艳亮相,将世界读者带入了一个奇观之境,而向宇宙挥洒激情,思考人类文明的未来。

1968年,阿瑟·克拉克在《2001:太空漫游》首版序言中写下这样的句子:“开天辟地以来,在地球上活过的人大约有一千一亿。这是个有趣的数字,因为说巧不巧,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也就是银河系,也有大约一千亿颗星星。因此,每一个在地球上活过的人,在这个宇宙里都有一颗对应的星星在闪烁。”这是阿瑟·克拉克构建的太空奇观。

2018年,刘慈欣在领取阿瑟·克拉克奖时,回忆起自己第一次读到《2001:太空漫游》时的情景。1981年的一个冬夜,18岁的他读到克拉克的科幻小说,内心产生强烈的冲动,“我读完那本书后出门仰望夜空,突然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脚下的大地变成了无限延展的雪白光滑的纯几何平面,在这无限广阔的二维平面上,在壮丽的星空下,就站着我一个人,孤独地面对着这些人头脑无法把握的巨大的神秘……”刘慈欣后来将这样的感觉描述为被科幻的“原力”击中了,从此,他走向了寻找星辰大海之路,成为一名科幻作家。

中国科幻小说在20世纪经历了发源、演变、转型并走向成熟的历史过程。在此期间,科幻这一门类从无到有,作家队伍从小到大,作品从稀缺到难以穷尽,社会影响更发生了繁复的变化。北师大教授吴岩在中国科幻作品研究领域可谓先驱,在20世纪的整体视野当中对中国科幻小说各阶段的发展作出了有力的阐释。吴岩在《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史》中梳理了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史的5个时期:晚清科幻的发展、民国时期科幻的发展、共和国早期科幻的发展、新时期科幻的发展和世纪之交科幻的发展,分别介绍每个时期的创作背景、基本面貌和代表性作家作品,较为全面地反映了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历程和重要作家作品、创作流派。

晚清时期,科幻小说兴起,担负着确定中国科幻小说史起点的任务,吴岩指出,“科学幻想”的本质是现代科学对想象力的激发与引导,这一过程在中国的发起起源于近代“科学救国”的思潮。

吴岩选取了“世纪之交”这一角度作为《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史》全书的收尾,以20世纪末绵延至今的全球化浪潮为导入,勾勒出20世纪90年代“新生代”科幻作家作品的面貌。

由于“20世纪”这一时间范畴的限定,当代中国科幻领域影响力最大的“新生代”作家作品无法被完整纳入该著的内容当中,以中国科幻“四大天王”为例,书中着重对其20世纪90年代的创作进行呈现,而刘慈欣《三体》、王晋康《水星播种》、韩松《医院》、何夕《六道众生》等创作于新世纪的作品才最能代表他们的创作风采,在书中却未能进行介绍,不得不说不是一种遗憾。吴岩在该书的结束语中表示,“中国科幻小说漫长的20世纪征程……甚至只是某种‘史前史’”。吴岩的《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史》确实是中国科幻研究领域一部不可多得的扎实的“史前史”。

科幻小说是中国文学迈入21世纪最重要的现象,宋明炜教授面向新世纪研究华语科幻,《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文本》就是他的新作。宋明炜将兴起于世纪之交的中国科幻热命名为“中国科幻的新浪潮”。在他看来,科幻小说看似是距离现实最远的门类,其实却通过构造一个迥异于日常生活的情境,揭示了许多生活表象之下更为深层的“真实”。

宋明炜说,他接触了刘慈欣、韩松等作家的作品后,对科幻作品的兴趣一下子被点燃,从此一发不可收。“我用‘弹星者’和‘面壁者’这两个形象来概括刘慈欣科幻世界中的两重意义:富有入文主义气质的理想精神与文学对现实情景的理性姿态。这两个瑰丽的文学形象也是他所创造的世界中最基本的人物或概念,其中纠结着科学与人文、宇宙与现实、外部与主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文本》可以说是对中国科幻小说黄金十年的见证。

科幻小说以其神游物外的想象,生动再现那些不可见的事物。世界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尼尔·泰森曾谈到了我们为什么需要建立宇宙视角。他写道:宇宙视角不光告诉我们,基因的纽带将我们和地球上的其他生命联系在一起,还让我们明白,人类和宇宙中等待我们去发现的其他生命之间同样存在无法斩断的化学纽带,就连宇宙本身也是与我们共有的原子构成的。我们都是星尘……

所以,回到阿瑟·克拉克构建的太空奇观,也许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颗星。

